

心灵的呼唤,情感的音符

——托马斯·哈代自传体诗简析

朱正东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哈代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中大部分是自传性诗篇,记录了他一生中的点点滴滴,从青年时代苦涩的恋爱,到初见埃玛时的欣喜,到埃玛去世后的痛苦回忆,再到经历了人生悲欢之后的超然宁静,字里行间跳跃着他内心的感受,仿佛从他心田里流淌出来的音符。从哈代的自传体诗歌里,不仅可以读到他人生中经历的快乐、愤懑、悲伤和喜悦,而且可以欣赏到他在诗歌上非凡的创作能力和杰出成就。他的诗语言质朴清新,感情真挚深厚,内容与形式及韵律达到了完美结合。这使他成为20世纪初英国诗坛的一名伟大的自传体诗人。

关键词 哈代;自传体诗;情感

中图分类号 K1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2-0063-04

托马斯·哈代(1840~1928),作为一位小说家,他的伟大成就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而对他的诗歌,评论界一直褒贬不一。近些年来,诗人哈代几乎与小说家哈代的声誉并驾齐驱并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现在“他作为诗人的声誉在世界上显然已超过了他作为小说家的盛名^[1]”。哈代本人也更喜欢别人称他为诗人,他认为在诗歌中他也许可以“更充分地表现与坚如顽石的消极观念相对思想和情感……如果伽利略在诗里宣布地球自转的话,宗教裁判所也许就不会干扰他了。^[2]”^[3]因而在1896年《无名的裘德》出版之后,他放弃了小说的创作,重新抬起了最初的诗歌创作。在以后的32年中,他出版了8卷诗集90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多半是抒写他“本人感受的,是自传性的诗篇,他在诗的领域里比他在小说中,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表露了更为真挚动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灵的进程^[1]”。哈代总是讨厌别人试图在他的小说里寻找他自己生活中的影子,如果有人问他《无名的裘德》是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他会勃然大怒,并总是宣称裘德身上没有他的半点影子。但不管要他承认他小说中的个人元素有多痛苦,他明确感觉到诗歌的本质必须是“个人的”。他认为“诗歌是付诸于韵律的情感。情感必须来自于自然,但韵律可通过艺术获得。^[2]”^[3]他一直认同莱斯利·斯蒂芬所说的诗人的最终目的应该是用自己的心去触动读者

的心,就此方面而言,哈代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总的说来,在哈代先生的100行诗句里蕴涵有比他所有小说中加起来还要多的自传性内容。^[3]”^[92]虽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但能肯定的是,在哈代的诗里有他大量的生活和感情经历,这些诗大多是他本人意志和情感的真切流露,并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对读者来说,很容易在哈代的许多诗行里看出他个人的痕迹。从他出版的第一卷诗集《威塞克斯诗集》到《命运的讽刺》再到《冬日话语》,几乎每一卷诗集中都包含有关他个人生活点滴的诗歌。

在《威塞克斯诗集》里有一首题为《灰色调》^[1]的诗。这首诗共4节16行,情节也不复杂,但却显示了哈代善于运用环境和人物描写来烘托主题,准确表达自己情感的高超诗歌艺术。在诗的首节一开始,诗人把一幅灰色调的画面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冬日,池塘边,苍白的太阳底下,一对恋人静静地伫立在那儿,枯萎的草坪上躺着几片灰色的树叶。阴沉沉的颜色一开始就让读者感到一股不祥之兆,也给读者留下了猜想——什么事情就要降临在这对恋人的身上?接下来的两节诗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诗人把视角从物转向了人。他首先描写的是那对恋人中女方的眼睛。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通过描写一个人的眼睛,读者可以了解这个人的想法。在这个女人的眼睛里究竟隐藏了什么呢?她的眼睛

看着“我”；仿佛在看/多年前沉闷的谜语”。爱情是彼此双方的忠诚和信任,如果她看“我”像看一团迷雾,那么两人的爱还在吗?诗人没有给出解释,他接着描述他们的对话。在这里诗人用了一个看起来奇怪的词“played”(玩弄文字游戏),两个恋人之间怎么能玩弄文字游戏呢?爱情不是孩子间的嬉戏,因而他俩之间肯定出了什么事,诗人也感觉到他们的话中爱已不复存在。在第三节中,诗人描写了对女人笑容的感觉。他觉得她的微笑“充满死的滋味”,诗行中的“alive”(有活力)和“die”(死去)这一矛盾对立加深了他的痛苦,因为他感觉到他们的爱情(诗中指微笑)像不祥之鸟一样就要飞走。第三节,诗人首先给出了自己对爱情的评论:爱情的真面目是“善欺善毁”,然后,诗的结尾与诗的开始呼应,诗人再次描写了周边阴郁的环境。虽然他是如此忧伤,但他仍然记起恋人的脸庞,太阳和灰色的树叶,表明他对恋人的爱是如此之深,如此之真!

该诗语言质朴简练,浅显易懂,但诗的结构完整,前后呼应,细节描写精确突出,尤其是对恋人眼睛和笑容的描写,抓住了重点,表达了感情。另外,环境描写与感情流露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诗人选择了有代表性的环境的描写,充分渲染了萧瑟阴郁的氛围,衬托了忧郁的情感,而情感借助环境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该诗情景交融,画面逼真动人,一对恋人在灰色萧瑟的环境中若隐若现,体现了很高的诗歌创作能力,表达了痛苦忧郁的恋人心情。一个没有亲身体会的人是不能表达如此强烈的情感,也不会写出如此清晰的细节,特别是对恋人的眼睛、话语和微笑的描写;一个没有亲身经历爱的折磨的人,也不会体会出那么极端的对爱的评价。因而,虽然没有资料能够明确表明那位女人究竟是谁,该诗描述的故事应该是哈代年轻时的一段爱情故事,同时,该诗也表明了从较早年代开始,哈代就把自己的生活 and 感情经历融入诗歌的创作之中了。

在哈代后来的诗集中,不难发现表达其个人生活经历和感情的诗歌,其中,数目最多,感情最为强烈的当数记录他与第一位妻子埃玛婚前婚后的感受和她在埃玛1912年去世后,追忆她所创作的诗歌。

1870年3月,建筑师克里克梅先生让哈代到康沃尔修复一座教堂,在那里哈代第一次遇到了埃玛·吉福德并“着迷于这位女孩的活泼顽皮”。“埃玛骑着马在陡峭的山坡上飞奔而下,长发飞扬,哈代非常钦佩她的胆量,在他就要返回多塞特的时候,他已堕落情网。”^{[4]105}在他回到家后,他写了一首题为《当我动身去里昂乃斯》的诗,描述了他的经历。在诗的开始,他描写了自己的孤独:

当我动身去里昂乃斯
动身去百里之外的地方,
月光点燃了我的孤独,
树枝上挂满了白霜,
当我动身去里昂乃斯
动身去百里之外的地方。
但当他从里昂乃斯回来,他的心情已完全变了:
当我返回于里昂乃斯
我的双眼充满了魅力,
全都带着缄默的猜想,
我的喜色深不可测,无比奇异,
当我返回于里昂乃斯
我的双眼充满了魅力!^{[1] D4-95}

虽然埃玛的父亲和哈代的母亲都极力反对他们的结合,但在1874年9月17日,哈代和埃玛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几年里,他们先后住在好几处租来的房子里,直到1885年最终定居在马克斯门。哈代把这段不稳定的迁居时间视作他们最快乐的时光,特别是1876~1878年他们住在斯图敏斯特·牛顿的“河畔小屋”的时候。后来,哈代回忆正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度过了最快乐美满的日子。《梦幻时刻》中有3首关于斯图敏斯特的诗,其中有一首《音乐盒》,他在其中写道:“终身难忘的是/那段时光的美丽色彩”。但在1878年的3月,他们迁居到图丁后,在那儿,“他们看起来开始感觉到‘幸福已从尘世里飘逝’,在这间房子里,他们之间开始出现问题。”^{[2]128}他们的关系最终逐渐疏远,直到埃玛在1912年去世后,哈代对埃玛的爱才又重新复燃。哈代对埃玛的去世感到非常震惊,后来,哈代写道埃玛的去世是“如此无法预料,以致到现在有时我仍无法意识到。”^{[4]110}残酷的法则降落在哈代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在失去的时候才体会得到。

埃玛的去世打开了哈代思念的闸门,净化了哈代的诗歌艺术,触动了他的灵感。在埃玛去世后的一年里,他为她创作了50首左右的诗歌,实在让人感到惊讶,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又创作了大约150首这样的诗歌。他称《1912—13诗选——昔日爱情之遗物》是“赎罪”^[5]。在这组诗里,他对这位40年前遇到的爱人表达了最后的爱意和追思。这组诗基本上按时间排列,反映了哈代在埃玛去世后的感情经历。首先是震惊,接着是各种各样绝望的反应:对自己的谴责,对埃玛的责备,对过去的怀念及想要重新来过的渴望以及可怕的绝望。这些各种各样的反应最终都让步于一个更加持久的主题:对他们早年爱情的不断增加的迷恋。这种迷恋愈来愈强,直到诗人的灵感喷涌而出。

一首《离去》开始了哈代的“赎罪”。这首诗的题目读起来就让人感到肃穆庄重,好像一幕大戏的帷幕即将拉开一样(而事实也是如此,哈代把埃玛去世后自己的感受融入一首首诗歌里,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正如每个刚失去亲人的人的反应一样,哈代在这首诗里不断地问着“为什么?”表达了他最初的复杂感受。这首诗共6节3段,每段由一个“为什么?”开始。第一段为一、二节,写出了诗人的震惊:

当我看见晨光在墙上凝滞,
你庄严的起程
正在当时发生,
一切都变了,而我却懵然无知。

第二段为三、四两节,诗人进入了一种神情恍惚的状态,回忆起埃玛生前的美丽和与自己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思念之情跃然纸上。第三段为五、六两节,诗人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俩近来无话可谈?”想要“实现昔日的复活”,想要与埃玛一起同去寻访他们“昔日访过的每个场所”,但:

唉!一切都无可挽回,
无可改变,逝者必逝。
我似乎自己已死,纵然直立,
只能加速我的沉没。你岂能知,
你去得这样匆匆

(无人预见,连我也不曾),
这已完全搅翻了我的心志!^{[1] 107-108}

诗人得到的只是痛苦和“无人预见”的震惊。该诗从头至尾都弥漫着强烈的情感,反映了埃玛的去世给诗人带来的心神的混乱、震惊、懊悔和痛苦,让读者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从结构上说,该诗也与众不同:每节7行,一、三、五节的形式相同,前四行和第七行长短一致,五、六两行稍短,形状看起来像一个人头的侧面,嘴巴张开,一副愕然的样子,形象地表示了诗人当时的震惊;二、四、六节形式相同,第一、二、五、六行稍短,三、四、七行稍长,看起来像一个中文的“土”字,如一个“十字架”静静地立在那里,暗示着诗人悔罪的心理和对埃玛的怀念。这种结构对称工整,像圆环一样一个绕着上一个,使整首诗显得非常紧凑,像一个紧闭的容器把诗人的感情紧紧包容在里面,久久不能散去。另外,这首诗像哈代的其他许多诗一样,充满了对比:黑夜和破晓,去和留,幻想和现实,过去和现在,生和死,快乐和痛苦等等。从这些对比中,读者不难读出哈代对他和埃玛早期快乐时光的怀念和对后来两人关系逐渐疏远的懊悔。

在被称之为“昔日爱情之遗物”的组诗中,更受评论家推崇的是一首作于1912年12月,题为《声

音》的诗。F·R·李维斯认为该诗是“作者的最高成就。”大卫·西塞尔认为该诗“与其他英语爱情诗歌一样美丽动听,但有一种特别的真实……”汤姆·耿说“从任何标准来看,它都是一首非凡的诗,一个真正的发明。”道格拉斯·布朗则认为该诗是“所有哈代抒情诗中(感情)最强烈的。”他总结说:“这样的时刻在语言的历史中并不常见。”^{[4] 130}

全诗共四节。第一节诗人写自己听到了埃玛的呼唤:

我思念的女人,我听见你的声音,
一声声在把我呼唤,呼唤,
说你现在不再是与我疏远时的模样,
又复是当初我们幸福时的容颜。^{[1] 113}

这一节其实是关于女人的埋怨,正如其他怨妇一样,在诗人的幻想中,埃玛正在倾诉她的哀怨:我已变得像我们在幸福时光中的时候一样,为何你还不来到我的身旁?第二节完全是诗人的幻象,他幻想他“思念的女人”站着,就像当年等我在镇边,像你惯常那样站着:我熟悉的身姿,与众不同的连衣裙,一身天蓝!”第三节,呼唤声被风渐渐淹没,诗人从幻想中回到了冰冷的现实:他正站在湿润的草地上!并且意识到“而你已永远化为无知觉的空白,无论远近,我也听不到你。”最后一节与第一节呼应,诗人在黄叶飘落的“透过荆棘丛渗过来稀薄的北风”中“步履蹒跚”,好似又听到了埃玛的呼唤。

正如在《离去》中一样,《声音》这首诗中也充满了对比:现在和过去,这儿和那儿,远与近,前行和后退,此时和那时,幻想和现实,等等。特别是幻想与现实的对比几乎贯穿了《1912—13诗选》,但《声音》里表达出来的“现在的”忧伤可能是该组诗中最深刻的。初读起来,该诗在内容和语言上显得都很简单,但就诗人的感情和诗人精心挑选的韵律而言,该诗就显得特别隽永耐读。首先,由于诗人对埃玛的强烈感情,诗中对幻象的描述,诸如一声声的呼唤,天蓝色的连衣裙,看起来比真实的诗人所站立的“懒洋洋的”湿润的草地还要显得真实,由此可以看出诗人对爱人的真切的思念。另外,在第一节中出现的强弱格的韵脚“呼唤,呼唤(call to me, call to me)”^{[4] 131};不仅有着重复回荡的效果,而且在其声音减弱时,象征了风中女人呼唤的声音的逐渐减弱,而随着声音的减弱,可以看出这对夫妇间的距离也在逐渐地拉长。而读者同样可以体会出当诗人写下“又复是我们幸福时的容颜”时,美好的日子已是昨日黄花,过去的美好更衬托了如今的痛楚,他内心是多么的凄怆!另外,在诗中,诗人还运用了诸多其他的韵律技巧。如在第二节中一、三行尾出现的两个

“ then”。第一个翻译成“那么”，词中充满柔情，轻轻地说着：“真是你的声音吗？那么让我看看你”；第二个在飞白的译文中被译成“惯常”：“像你惯常那样站着，我熟悉的身姿”。在原文中，读来犹如一声长叹：“那时我们美好的爱情哪里去了？”从而使上文的“呼唤，呼唤”更加形象，一时间让读者感觉好像看到了埃玛穿着“与众不同的连衣裙，一身天蓝！”站在那里一样。另外，在诗的第四节，诗句较短，节奏也显得越来越凝重缓慢，像诗人“蹒跚”的脚步一样。加上诗人运用了头韵摩擦音“f”，像声声的叹息，给人以人生无常的感觉。虽然第三、四行“透过荆棘丛渗过来稀薄的北风，送来一个女人的呼唤”是对题目“声音”的呼应，但头韵破擦音“th”则像“咝咝”作响的烟花一样把微弱的呼唤声一点点化去，直到消逝在远方，再也无法听见，只留下诗人在“落叶纷纷”中迎风而行。正如在《灰色调》中诗人描写那棵“白蜡树落下的叶片”一样，诗人在《声音》中最后落叶的描写同样加深了第四节和全诗的悲伤气氛，使读者仿佛感受到了深秋萧瑟的寒意，更加体会到诗人对埃玛去世的哀伤和对她深深的思念。

在《1912—13 诗选》中，哈代对自己的生命和诗歌有了一个新的理解，他把自己对埃玛的记忆转化为德施蒙·霍金斯所说的“诗歌的涌动”。而且这些诗就其类型而言；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任何作品可以和它们媲美……^[3]197在这些诗中，哈代的诗歌创作变得更加成熟，而其中的许多诗也是他诗歌中的翘楚之作。庞德指出：“《1912—13 诗选》使他（哈代）达到了顶峰……所有的诗都是上乘之作，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已经足够了。”^[6]对哈代本人而言，即使他没有创作其他任何作品，这组组诗也足以使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1912—13 诗选》后，哈代创作了许多其他有关自己个人的诗歌。《以后》这首诗因诗人对自己死亡的独特态度而独树一帜。在该诗中，诗人用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作为参考，冷静而淡漠地谈论想象中自己死后，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全诗一共5节，每一节诗人都从自然界的景物写起，然后，在每节的最后加上周围的人看到这些景物，回想起他时，对他所作的评论。诗人提到的景物有“欢乐的绿叶”，有“寒露中的夜隼”和“被风压弯的山地荆棘”，有“夜蛾飞舞”但却“温暖的黑夜”，也有“冬夜辉煌的缀满天空的星斗”，还有“暮色苍茫中”响起的钟声。所选景物不管是高兴快乐的，还是凄凉萧瑟的，在他的笔下，全变成了他人回忆起他时的媒介，没有痛苦悲哀，没有欢乐幸福，有的只是平淡的话语：“他平素爱注意这样的事”；对于他（诗人），这景象该是多么的熟

悉”……反复出现的评价，反映了诗人在活着时特别喜爱大自然，暗示了他对人类社会的讨厌，表现了诗人在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之后渴望自由、完全摆脱社会束缚的心境，表达了和罗伯特·弗罗斯特在《雪夜林边逗留》中所表露出的一样的渴望回归自然、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但不同的是，哈代已如高僧般大彻大悟，弗罗斯特还要去完成人生的责任和使命。《以后》这首诗结构简洁划一，语言质朴明了，意象信手拈来，表现了诗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诗歌创作技巧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另外，从内容上来说，该诗也可算是哈代自传体诗歌中最后的音符，是一位已经穷尽人生苦乐、尝遍人间冷暖的诗人对自己最后的咏叹。

从青年时代苦涩的恋爱，到初见埃玛时的欣喜，到埃玛去世后的痛苦回忆，再到经历了人生悲欢之后的超然宁静，哈代的诗歌里记录了自己一生中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跳跃着他内心的感受，仿佛从他心田里流淌出来的音符，穿越过人生的沟沟坎坎，吟唱着不同的情感，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最后隐退于自然。从哈代的自传体诗歌中，不仅可以读到他人一生中经历的快乐、愤懑、悲伤和喜悦以及他的心路历程，而且可以欣赏到他在诗歌上非凡的创作能力和杰出成就。哈代的诗语言质朴清新，感情真挚深厚，形式完整，多用歌谣体的迭唱咏叹，把内容与形式及韵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些特点使他成为20世纪初英国诗坛的一位伟大的自传体诗人。

参考文献：

- [1] 飞白，吴笛. 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集[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 [2] THOMAS H. The life and work of Thomas Hardy[M].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9.
- [3] JAMES G. Thomas Hardy[M]//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1983.
- [4] BROWN J C. A journey into Thomas Hardy's poetry[M]. London：W H Allen & Co. Plc.，1989.
- [5] PURDY R L. Thomas Hardy：a bibliographical study[M]. London：Clarendon Press，1952：166.
- [6] EZRA P. Confucius to cummings：an anthology of poetry[M]. 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4：328.

